

宋

史

列傳卷第五十二

宋史二百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揚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旣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

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
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戩之功則
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
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
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采賔周成王時越裳
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
石田臣願陛下務脩德以來遠無鈇兵以挫銳又何
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記

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
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
苟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
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
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
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
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
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

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
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
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
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
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
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群臣
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
咎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
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
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
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
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
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
陲倣擾親迂革輅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
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
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
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
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
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
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
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
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
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
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
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
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
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
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
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
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
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
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
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
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
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
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

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
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
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
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
向學會文明毀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
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
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
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
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
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
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
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
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
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
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
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
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
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
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

屏風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
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
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
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
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
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
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
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

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
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
居必觀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
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孝經舉
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
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
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

字四百九十九
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
爭臣之體卽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
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
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
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
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
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
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
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
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

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載
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
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
持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

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
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
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
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伺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
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
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
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
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
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
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

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
率所部以掎魚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
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
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
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
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
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
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
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
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飢可憂望

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